

朱
鸿
著



Ren Sheng De Ai yu Zhi

人生的爱与智

爱是爱情与爱心，智当然是智慧。依我的观察，人生得其爱才能幸福，然而爱是不易的，甚至有时候爱充满了障碍。孔子强调爱人就是仁，耶稣主张爱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真诚和持久，佛传播慈悲，并禁止杀生，穆罕穆德反对以德报怨。可惜世间之事往往非圣贤所望，遂使人生多艰。于是天下男女就好寻智慧以超脱自己，岂不知超脱的惟一之路是爱，因为爱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后的办法。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Ren Sheng De Ai yu Zhi
人生的爱与智

朱 鸿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的爱与智/朱鸿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5039 - 3378 - 3

I. 人…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665 号

人生的爱与智

著 者 朱 鸿

责任编辑 周进生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符 赋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27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378 - 3/I · 157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题 记

爱是爱情与爱心，智当然是智慧。依我的观察，人生得其爱才能幸福，然而爱是不易的，甚至有时候爱充满了障碍。孔子强调爱人就是仁，耶稣主张爱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真诚和持久，佛传播慈悲，并禁止杀生，穆罕穆德反对以德报怨。可惜世间之事往往非圣贤所望，遂使人生多艰。于是天下男女就好寻智慧以超脱自己，岂不知超脱的惟一之路是爱，因为爱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后的办法。

朱鸿：一个行走者、体察者和生活者

老 愚

在我热心散文事业的那些年里，陕西作家朱鸿进入我的视野。一本不厚的大学生情感记录，让我触摸到他的内心温度。事实上，我们都是那种纯情的少年，以一颗多情的心打量人世，并自尊地寻求温情与爱。

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安。他是看重礼仪与程序的人，诚恳周到的请客让人不得不心生庄重。与他的交往，总让人感到某种分量。他的每一个信号都发自肺腑，传递着灼人的热度。在他面前我常常自责，这些年来一定有被我疏忽了的友人的信号。我太过自我宣示，而很少愿意倾听别人的心声。那些细微的情感火花，才是朋友间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后来，我们就有了长达十多年的往来。

朱鸿给我的感觉，沉静、从容，整个人仿佛从地上生出来似的，这也正好象征着他与大地的关系。他是一个行走者，曾经独自背着行囊，走遍关中平原。一个个隆起的黄土坟吸引着他，瓦片残垣，历史遗存传递的信息让他着迷。他渴望与古人对话，揭开这个民族何以如此又不得不如此的秘密。解析历史当然是容易的，我们不乏家常里短式的解读，不缺猎奇猎艳般的卖弄，经常有宏大赫人的叙事，但像他这样体味历史的还不多见。他在历史的现场感受到了命运的脉搏，那些事件与人物在此复活，争先向他展示真实的面貌，观察，丈量，凝神，他用心触摸历史的脉搏。

在他身上，焕发着司马迁的写史精神。对历史的兴趣延伸到对当代人物的观照，他有一个大叙事的作品正在酝酿中，他企望写出中国活的真历史。

他还是一个命运的体察者。他用笔书写周边人物的生存状态，温婉细腻，令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关切，每一个人都在他笔下获得了新生，悲天悯人的语调与态

度，也把他与那些游世玩世的码字工分得相当清楚。每个人都被尊重着，赋予了生命的价值。

他更是一个真挚的生活者。许多人以为写作者超出了常人，过上了非常生活。在他身上，写作永远是内心的需要，而认真切实的生活占据着生命的中心。妻子儿女、亲人友人、学生同事，都是他的生活内容，他乐于付出这样那样的精力与代价与其共处，从中感受卑微又庄重的生活。活着，于他而言，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人情世故皆文章，他的许多文字就是日常生活的表现，读来往往令人感怀，魅力就在于真挚的情怀，以及谦卑的态度，还有卢梭式的坦白。

朱鸿的文章，好像就在与你交谈。他悠长舒缓的说话节奏，一点点激起你的兴味。他的文字表明，散文的本源乃是心灵的散步。散文是自我心性的表露，而非矫情的夸耀。在散文这种大众文体被所谓的学者弄得脂粉气十足之时，朱鸿的散文带给我们的是返璞归真的气息。他真实地表达着自己生的卑微与自尊，生活着，阅读着，写作着。

文字一出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读朱鸿的散文，我常常有这样的错觉：好像是另一个人所为，它和我所交往的作者的气息相通，但独自成立，在远处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目录

朱鸿：一个行走者、体察者和生活者…… 1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1

赤橙黄绿青蓝紫…… 14

遥送冰心…… 22

路遥纪念…… 24

苦难与智慧…… 29

柏杨小论…… 34

母亲的尊严…… 37

我是中国人…… 41

向司马迁学习…… 45

生命链…… 47

简单生活论…… 49

命运难卜…… 51

愤怒之美…… 54



人生的爱与智

renshengdeaiyuzhi

目录

幸福的可能·····	56
共生树·····	59
围墙·····	60
日常生活之中的象征·····	62
人生三大红运·····	66

恋旧·····	69
彷徨·····	72
大德之旅·····	75
我爱美女·····	79
入眠·····	82
夜记·····	85
到大学去·····	86
我所想的院子·····	89
一臂之力的伟大·····	92

压岁钱·····	95
长安荠菜·····	97
面皮颂·····	100
开学·····	102
我的知识青年·····	104
水土与性情·····	109
父亲不是一种权力·····	112
灭灾檄·····	114
故乡难言·····	115
向往乡野·····	119
香积寺河·····	122

泰山之意…… 124

雪窦山…… 126

一块陨石…… 128

黑河…… 130

秋色成乐…… 132

秀浣骚灞论…… 135

商洛旧事…… 137

情人节…… 142

愿天天都是情人节…… 145

不要伤害树…… 147

心忧…… 149

大学时代…… 153

让梦想守望你…… 155

知羞耻者为人…… 158

宝库…… 161

城墙赏月夜…… 162

古玩…… 164

食态…… 167

戏迷…… 170

古都文化与西安人……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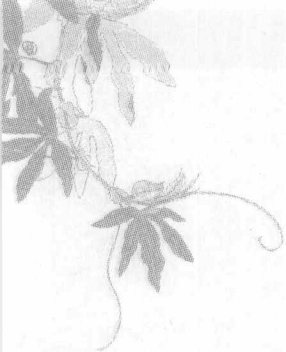
西安人的文化身份…… 180

西安之所宜…… 182

西安城墙的利用问题…… 185

西安的个性与西安青年的格调…… 187

西安：中国文明的锤炼之地…… 191



人生的爱与智

目录

renshengdeaiyuzhi

作家段位论·····	194
伟大是遥远的·····	196
作家的名著就是文化的名片·····	202
柳青及作家是时代的产物·····	204
在西北大学如是说·····	207
散文写作随访·····	209
散文的三个提升·····	212
高贵和灿烂·····	215
文学所需要的·····	217
后记·····	219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系八〇级有男生 96 人，年龄参差，相貌各异，下课的铃声骤响之后，从教室走出来的样子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明显的性压抑，也性冲动。依我的侦察和掐算，当时有 32 位男生暗恋着姚伶，其中有 3 个自不量力的家伙居然还避过大家的注意，企图搞小阴谋，甚至做小动作。不过这都没有逃脱我的目光，我恼怒了，我的眼睛仿佛上膛的子弹似的紧紧地瞄准了那三个过分激动的家伙。我分秒不停地瞄准了五天，使他们终于平静了，我当然也平静了。现在想起来，那些暗恋姚伶的人，都是一些唯美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实践证明，他们的性格多少都有一点瑕疵，而且可怕的是，那 32 位男生的婚姻现在都失败了。好在姚伶没有嫁给他们任何一位，否则结局难以保证，这似乎是她的幸运。

在我与姚伶同窗的几年之中，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我跟她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没有说过话。当我坐在教室的时候，她也没有发过言。她倒是唱过歌，不过那是一首赞歌，属于合唱，她的声音坠入其他女生的声音之中，并为之淹没，消融了。我一向反感赞歌，但有姚伶参加的那一次我却是认真地听完了，遗憾的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逮住她的声音。大约有两次，她跟同宿舍的女生走在松柏葱郁的教学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而高兴地



人生的爱与智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rensheng de ai yu zhi

交谈着，姚伶也朗朗地笑了起来，我便离开草坪，悄悄地赶上去，企图获悉她的声音，可当我跟她们的距离缩短到三米左右的时候，姚伶却仿佛有感觉似的，不说话了。我曾经放诞地想，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想，如果我转化为一片月光，从窗子飘入她们的宿舍，那么我就不仅仅能听到姚伶的声音了，可惜我不能。在我的印象之中，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很细，很羞涩，微微沙哑，像久经岁月的绿帛撕裂的声音。

姚伶有一双幽深而忧郁的眼睛，睫毛长得像湖岸的柳。现在想起来，我仍觉得她是依靠眼睛感知世界的人，但我，还有其他一般的人，却要依靠愚蠢而坚硬的脑子。总之，她的眼睛吸引着我，因为我希望通过眼睛进入她的灵魂，可她的眼睛却使我紧张，使我心惊肉跳。当她发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会带动睫毛一闪，于是我所有的思想就涣散了，我仿佛一下便返祖为一只悲哀的猴子了。不过有一次，我豁出去了，鼓足了勇气，从教室的一个角落回过头，坚韧地直直地看着她。当时她坐在灯光之中，其他同学星绕北斗似的排列在她的周围。她立即觉察了我发出的信号，她的眼睛一眨，睫毛随之一叠，显然是要切断我的信号，但我却咬着牙，发誓要顶住。我感到自己熊熊地燃烧着，感到火燃烧得发出了焊接一般的响声，不过我终于顶住了。在这漫长的过程，姚伶的睫毛又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一下，这使我实在难以抵抗，遂垂首而坐。我觉得她的功力太大了，为这大约三秒钟的欣赏，几乎耗尽了 my 能量。我有气无力地坐在苍白的灯光之下，整整一个晚上，在教室没有读一页书。这确实是一次强烈的触电，不过它显然消磨了我，因为在这一次碰撞之后，我再也没有直视她，再也没有出现过连续看她三秒钟以上的经历。我一向是一个敢于行动的人，但对姚伶却没有行动，甚至从夏天的那个晚上之后，我便缩进了思念的堡垒。

姚伶是一个白皙的女生，但她的白却并不是那种在街上容易看到的银白，棉白，或云白。她的肌肤不是那种在白的两腮可以起晕染红的肌肤。我以为她的白是一种玉白，没有灿烂的亮，不过白得瓷实，细腻，干净而润滑。重要的是，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的冰凉，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夜气和露水。这当然是我躲在思念的堡垒里所想象的，我经常想象着她。

姚伶不喜欢热闹，也不喜欢喧哗，总是夹杂在自己宿舍的那些女生之中，仿

佛独处会遭遇抢劫似的。我感到她对外界有一种巨大的戒备，似乎时时刻刻在警惕着，防御着。她甚至不穿鲜艳的衣服，也不穿紧一点小一点或短一点的衣服。夏天，那是多么美丽的季节，一般的女生都尽其所能地展示着自己的好，而且由于她们脱下了自己长的和厚的衣服，从而大片大片地露出了青春，校园才不干燥的。然而姚伶非常节制，她一般是穿短袖衬衫，不穿短袖T恤。她当然也穿裙子，可她的裙子却没有一件会打在膝盖的。事实是，她的裙子无不总是打在她的腿肚子上。不过这已经够了，确实不能再露出更多的肌肤了，因为她的胳膊和腿肚子太白，太丰腴，太娇嫩，当然也太危险了。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我一不小心站在了姚伶的身后，遂看到了她的脖项。从躯体冒出的这一节简直精致极了，它以埋在肌肤之中的七块微微突出的颈椎为中心向两边延伸，从而构成了一个半圆。我感到她的这一节肌肤是柔韧的。我看到了它的肉质，毛孔，嗅到了它的气息，这使我想抚摸它一下，只是觉得我的手不干净，会亵渎了它。姚伶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女生，在我看来，她有可能在时时擦洗自己的脖项，这使它所有毛孔都亮得透明，甚至像是从酒精瓶子取出来似的。这样入迷地研究一个女生的脖项显然是失态了，而且我忽然觉察自己处在了一种备受注意的气氛之中，担心这样会伤害姚伶，遂在我即将走到窗口的时候，跑掉了，我到别的窗口去买饭了。

不过她的脖项激发了我的想象，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在浩荡的秋风之中，我脑子满是姚伶的身影。我还大胆地想象了对她的抚摸。我抚摸了她的手腕和手臂，沿着手腕慢慢向上，我抚摸了她的胳膊和肩膀，抚摸了她的脖项，脊背。我在她的脖项上流连了一会儿，并用中指和两个食指在她颈椎一带按着，揉着，研着。这一带确实像我想象的，很是柔韧。之后，我的手便久久逗留在她的脊背上。不过我感到这里没有暖意，我惟一的感觉是冰凉，是大理石一般的冰凉。

不知是谁泄漏的，其准确性和权威性如何？总之，从一个隐蔽的管道流露了一条让我惊诧的消息，它是关于姚伶身世的，消息称：姚伶是一个私生女，为一个汉族姑娘与维吾尔族小伙所生，可他们却未能哺育她。她现在的父母，实际上是她的养父母。惊诧刚刚退潮，便是兴奋的涌起，我为姚伶是一个混血女而兴奋之极。尽管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凭直觉，我相信她是一个混血女。她是新疆

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这是她成为混血女必要而又可能的背景。重要的是，她轮廓清晰的脸，通直而棱角分明的鼻子，突出的眉骨和浓重的眉毛，还有她幽深的眼睛，都为她的身世作着诠释。

姚玲的混血女的特征，当然也为我何以会如此倾慕她，何以会如此为她所迷惑找到了答案。我发现自己有强烈地爱恋异族姑娘的倾向，我觉得她们神秘，热烈，风情万种，意味深长。我想，我必须为自己的这种倾向拿出证据，不然便可能留下虚构和杜撰的疑窦。实际上我在思念的堡垒之中做梦的时候，我还追求着一位俄罗斯族女生。她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八一级的，低我一届。毕业之后，我追求过一位漂亮的回族姑娘，追求过一位活泼的朝鲜族姑娘，可惜一律不果。不过这些只有我知道的经历锻炼了我，我以为那是伟大的经历，因为它充满了艰险，有勇气有智慧才能冲破封锁，进入禁区。

虽然姚玲不平常的身世增加了我的激情，我的心更贴近了她，更包围了她，但我却依然没有行动，我依然呆在思念的堡垒。我在这个阶段的变化是，仿佛姚玲的忧郁传染了我，我也忧郁起来。我失去了对任何女生的兴趣，拒绝参加所有的集体活动，也不想到教室去上课，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而且在晚上 8 点 20 分之前就上床休息，尽管睡不着。

不知不觉便毕业了，我站在窗口望着浩瀚的云天长叹一声，说：完了，完了。

当姚玲随乌鲁木齐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到车站去送了他们。我觉得惜别的滋味又苦又酸，于是我就躲在了阴影之中，以淡化苦酸。姚玲已经上了车，不过车未走，送行的同学便不走，她也便不能坐下去。实际上她一直站着，从窗口探出头，向车外的同学说话。我远远望着她，发现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经意地一闪一闪地寻找着，一瞬之间，她把目光插到了阴影之中的望着她的一节木头上，木头看到她的泪水涌了出来。车外的同学一定会认为姚玲的泪水是为友谊流下的，但我却坚信她是为爱而哭。在车站那永远混浊的灯光之中，姚玲的泪水仿佛冰凌一样清洁而明亮。

车启动了，姚玲急速地挥着手，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模糊，融化，终于消失了。我非常憎恨晚上 10 点 15 分这次车，因为它把姚玲带走了。新疆完全

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对我遥不可及。我在思念的堡垒狠狠地说：这不行，这是不行！

当时我已经拿到了派遣证，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我很满意这个地方，我的父母也满意，它离我家非常近。但我却没有立即到单位去报到，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起床之后直奔电信局，给姚伶发了一个电报曰：

盼勿报到，请接我信。

回到宿舍，我拧开钢笔帽，打开墨水瓶，铺平稿纸，便匆匆地写起来。我一直写到日落西山，星光灿烂，我夜以继日地写，写了整整96个小时，写得天旋地转，草枯花落。12万字的信，一江春水向东流般地表达了我的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

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自己的设计是真诚的，也并非不现实。我要让姚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她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她，也愿意在边陲等她，甚至做一个为流俗所不屑的倒插门也可以。总之，只要我和她能在一起生活，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都可以。我知道我父母不会乐意我到外地去，我也知道曾经帮助我分配工作的人会反对这样做，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去两个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贯彻我的意志，遂决定到姚伶家去一趟。我认为如此重要而如此神圣的事情，不面对面地表白，显然是不应该的。我想，我一定要告诉她，即使她拒绝，即使她明确地不接受，我也要告诉她。我想，我不能把爱总是关闭在思念的堡垒，我必须让它走出去，冲出去，让它见姚伶，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一生都不得安宁。于是我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抵达兰州，接着乘车进入乌鲁木齐。当我踏着乌鲁木齐晚上8点45分的夕阳在街上投宿的时候，我给姚伶的电报大约才到昌吉的电信局，我给她的信大约还在沙漠和隧道之中旅行。我的速度是很快的，不过我仍觉得太慢。

我从乌鲁木齐的一张木板床上睁开眼睛，便看到了一棵白杨树上的晨曦。我

穿好衣服，挎上书包，走上了大街。我要抢从乌鲁木齐开往昌吉的首班车，我必须紧急行动。我发现在这里宽阔的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大约走了两公里，我才看到一个推着小车卖豆浆的妇女。不知何故，那缕从盖着豆浆的白布上散发的袅袅的热气，那个中年妇女斜背着黄色的挎包，忽然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我忽然觉得孤独，而且自怜，自赏，自傲，当然也有一点自慰，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出省，是我第一次决定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一个姑娘，甚至想到我是为什么而到这遥远的边陲来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当我赶到始发站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袍的司机正拿着一个拖把在轿车的轮胎上摔打着。他摔打了五下，感觉把尘土和灰渣抡净了，才将拖把塞进水桶里涮起来，接着才不紧不慢地洗他的轿车。但我却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自己有了到昌吉去的交通工具了。我很怕自己要在乌鲁木齐滞留，不过这样的担心一会儿就没有了，我已经坐在了轿车上，尽管这辆轿车是破烂的，几乎所有的座垫都露出了肮脏的海绵，然而当时我以为它是一辆非常美好的轿车，安全舒服，并产生了要在前排椅背上吻一下的冲动。

抵达昌吉之后，我按自己构想的，先找到一家旅馆，洗了脸，梳了头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挎上书包出门。凭印象，我知道姚伶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但它到底在昌吉的哪一个方位，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我却是不知道的。简捷的办法是查找地图，向人询问，可我却不想这样做。我以为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是不能使用任何一点聪明的，我只能使用虔诚。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找，一家一家地去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去找。我想，只要姚伶在这个世界上，我注定是会找到她的。我隐隐地感到，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可能完成，只有虔诚才可以获得上帝的帮助，而聪明则会使上帝疏远。

我没有看手表，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昌吉转了多少时间，也无心留意它是怎么一种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它当然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大约只有几座高楼，都是崭新的，白色的瓷片反射着亚细亚中部才有的丰富的阳光。这里似乎在开拓道路，到处都是深坑和石子，到处都是黄尘。在鹤立鸡群似的高楼周围，是大片大片的使我感到温馨的泥巴房，我觉得生活便在那里，人性与人情便

在那里，大约姚伶也在那里。我在昌吉走来走去，走得大街上吹起了风沙。虽然我不明白东南西北，不过我是清楚幸福之点的，我以为自己不会迷失，当然也不是盲流。

沿着姚伶脖项上的一股气息的暗示和引导，我走到了一栋泥巴房前。屋子里寂静无声，一扇低矮的门，已经擦洗得露出了它的神经和脉络。凭直觉，我判断这就是姚伶的家，她的气息早就穿过门缝弥漫出来了。我屏住呼吸，郑重地在门上敲了三下，随之是一个巨大的空白，仿佛屋子里没有人似的。这时候门谨慎地拉开了，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探出头问我：“你找谁？”她不像姚伶的母亲，她没有姚伶那种显着轮廓的脸，也没有姚伶那种充满悬挂感和虚幻感的气质，不过我还是确认，这位孤独的妇女应该是姚伶的母亲。我说：“阿姨，我找姚伶。我是她的同学，从西安来的。”她平静地招呼我进去，并平静地叫着姚伶。但我却没有随她进去，我必须等待姚伶的恩准，我不愿意冒犯了姚伶。

当姚伶像一片云似的飘到门口的时候，她的脸骤然苍白，眼睛满是奇异和惊恐。我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显然完全出乎她的所料。我觉得她总是用酒精浸泡的毛孔随着我的出现而紧张得一下关闭了，惟有鼻尖毛孔还张着，不过从这些毛孔流出的只能是冷汗。在亚细亚中部的阳光之中，她的冷汗密集，圆润，有珍珠般的造型。不过她还能够镇定，她很快便回过神似的让我到屋子里去，并向她的母亲介绍我就是那位发电报的人。我多少有一点拘谨，然而总的感觉还好，因为所有的线路都连接起来了。我的意思是，我的电报已经为姚伶及其母亲提供了研究的资料，在她们对这份资料有了一定的评估之后，人随之而到，无疑的，这个人是更直观和更可靠的资料，甚至他便是直销的货。

在姚伶给我沏茶，取瓜子，拿葡萄的过程中，她一点一滴地告诉我，她是昨天才收到电报的，遵我之嘱，她还没有到单位去报到，她在候我的信，信尚未来，大约需要5天信才会来，如果是挂号信，那么需要10天。我告诉她，我就是考虑到信太慢，才决定亲自走一趟的，我不想让你焦急，也不敢耽误你，只是匆匆忙忙，没有通知便来了。这时候，姚伶的母亲一直坐在沙发上注意着我，当然也注意着姚伶。在她显得浮肿的脸上，有一双严厉的眼睛，完全显露着推敲和解析的神情。她还点了一支烟吸起来。我感到她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而且充满